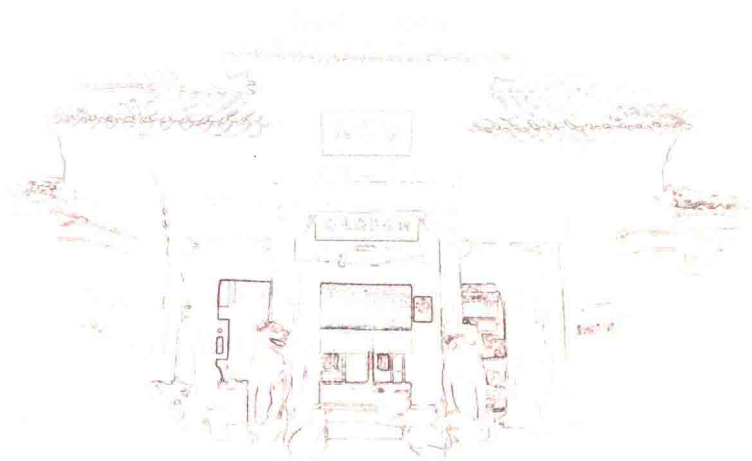


巴人全集

卷十八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巴人全集

卷十八

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目 录

关于编写本书的一些说明 / 1

第一编 原始社会 / 39

第一章 前氏族社会时期 / 41

第一节 原始人群的出现 / 41

第二节 从原始人群向氏族制的过渡 / 54

第二章 氏族公社时期(一)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 65

第一节 三种中石器文化 / 65

第二节 母系氏族社会生活及其生产形态 / 84

第三章 氏族公社时期(二)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 / 98

第一节 新石器及其分布 / 98

第二节 文化的交流与种族集团的迁移 / 104

第三节 氏族社会的生活及其组织形态 / 113

第四章 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部落奴隶制的出现 / 127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种族分化和融合的完成 / 127

第二节 父系氏族制的发展及其特征 / 134

第三节 氏族部落经济的发展 / 171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 192

第二编 奴隶社会 / 209

第一章 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历史背景 / 211

第一节 奴隶制出现的原因 / 211

第二节 中国、印度两国的历史运动与南海诸国的关系 / 214

第三节 印度的宗教思想和文化 / 219

第二章 传疑的历史事实 / 229

第一节 一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中有关南海各国的记载 / 229

第二节 希腊与印度所传之南海各地 / 232

第三节 三世纪时中国所传之南海诸国 / 235

第四节 中国所传的印度尼西亚诸国 / 241

第三章 四世纪至六世纪的印度尼西亚 / 247

第一节 印度化的深入与部族之间矛盾尖锐化 / 247

第二节 有碑铭可证的印度尼西亚古王国 / 251

第三节 中国史书所传记的印度尼西亚王国 / 258

第四节 历史的潜流 / 270

第四章 七世纪到九世纪中叶的印度尼西亚 / 273

第一节 七世纪前后形势的变化 / 273

第二节 室利佛逝未兴起前的印度尼西亚 / 278

第三节 室利佛逝的建立和扩张 / 283

第四节 义净所报道的南海诸国及其社会情况 / 289

第五节 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室利佛逝和诃陵 / 295

第六节 夏连德拉(山帝)王朝和散查亚王室 / 306

第五章 九世纪后半期的印度尼西亚 / 314

第一节 室利佛逝的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 314

第二节 东爪哇势力的兴起和“自由领地”的分割 / 323

第三节 宗教与文化 / 334

第三编 封建社会(十世纪至十七世纪初) / 343

第一章 十世纪的印度尼西亚 / 345

第一节 三佛齐的扩张(原稿遗失) / 345

第二节 马塔兰联合王国(墨棠)的兴亡 / 345

第三节 辛陀王朝的改革:洛卡帕拉的自由土地地区 / 356

第四节 达尔马旺夏的调整 / 361

第五节 辛陀王朝的灾难(原稿遗失) / 364

第二章 三佛齐的衰落和东爪哇的复兴——十一、十二世纪的 印度尼西亚 / 365

第一节 注辇入侵和占领三佛齐(原稿遗失) / 365

第二节 十三世纪初叶以前的三佛齐与伊散纳(原稿遗失) / 365

第三节 艾尔朗加的复国战争:艾尔朗加的统治 / 365

第四节 艾尔朗加王国的分割:戎牙路与谏义里 / 373

第三章 辛加沙里王朝时代——十三世纪的印度尼西亚 / 384

第一节 辛加沙里王朝的建立 / 384

第二节 谋刺与暴乱——辛加沙里的危机 / 391

第三节 克尔塔纳加腊的政绩 / 395

第四节 三佛齐的崩落 / 400

第五节 辛加沙里的灭亡 / 406

第六节 元蒙的入侵和麻喏巴歇的兴起 / 411

第四章 麻喏巴歇帝国时代——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中叶 / 416

第一节 麻喏巴歇的建立 / 416

第二节 叛乱、分封和宫廷政变 / 420

第三节 女王摄政和联姻政策 / 427

第四节 麻喏巴歇王朝鼎盛时期 / 434

第五节 麻喏巴歇的属国及其对外政策 / 449

第五章 马六甲王国时代——十五世纪的印度尼西亚 / 474

第一节 历史变革的前夜 / 474

第二节 马六甲王国的兴起 / 483

第三节 麻喏巴歇的衰落 / 494

第四节 马六甲的鼎盛时期 / 502

第五节 麻喏巴歇的分裂和灭亡 / 513

第六节 马六甲的陷落 / 521

第六章 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十六世纪的

印度尼西亚 / 536

第一节 淡目的勃兴和马六甲王国的反葡斗争 / 536

第二节 淡目的霸权和以亚齐为主的反葡斗争 / 546

第三节 加里曼丹及东部群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斗争 / 560

第四节 帕章的霸权 万丹的发展

亚齐、柔佛和马六甲相互混战 / 571

第五节 马塔兰的勃兴 万丹的兴盛

柔佛、亚齐和马六甲的相互斗争 / 581

第六节 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 593

第七章 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斗争的开展 / 607

第一节 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爪哇各国的内外矛盾和斗争 / 607

第二节 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深入侵略和雅加达人、万丹人进攻

荷兰要塞 / 616

第三节 马塔兰统一爪哇的斗争 / 626

第四节 英、荷矛盾和荷兰侵略的扩大与巩固 / 633

第五节 巴达维亚之战 / 640

附录 / 650

一、参考书目 / 650

二、印度尼西亚历史年表 / 655

三、人名、地名、译名对照表 / 667

编后说明 / 719

(本卷责任编辑:纪海虹)

第三编 封建社会

(十世纪至十七世纪初)

第一章 十世纪的印度尼西亚

第一节 三佛齐的扩张

(原稿遗失)

第二节 马塔兰联合王国(墨棠)的兴亡

907年的巴利通碑铭所列的散查亚王朝的国王世系表是湿婆教王室而不是山帝王室,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它把散查亚所建立的国家命名为马塔兰王国,那是在这碑铭以前的任何碑铭上所没有看到过的。这显然是巴利通他们把自己所创立的国家追加到散查亚王朝上去,以表示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做法。

人们研究了十世纪开始的爪哇历史,认为这一世纪的前30年的图景较之九世纪有显著的不同,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充分表现了爪哇本土的特色,而且在政治组织和社会措施方面和前一世纪也有极大的不同。人们还惊奇于自巴利通王以来所有各个国王的名字还和各个群岛的地名相联系。就以巴利通(Balitung)国王的名字来说,使人不能不同勿里洞(Belitung)这个岛名联系起来,第三代王是土洛栋(Tulodong),使人不能不联想到今门的苏门答腊巴塔高原的塔罗洞(Tarutung)这个地名;第四代王瓦瓦(Wawa)曾经被称为腊凯·松巴(Rakai Sumba),而圣名则又称为室利·佛逝洛卡纳穆吞加(Sri Wijayalokanamottunga),与今日的松巴岛和当时的室利佛逝国的名称相联系。还有使人深思的,在今天的南榜州内有一条本贡邦河,中段河道曲折处出现了两个地名,即马塔兰乌迪和马塔兰希利,也就是马塔兰的上游和下游。这显然表明曾经有个马塔兰部落居

住在这本贡邦河中段流域,并划定“上游”和“下游”为界。它和以马塔兰作为港口名称是有不同意义的。人们不能不想到在室利佛逝和山帝王朝结成同盟的时代,有多少战俘和奴隶从室利佛逝运到爪哇来建筑像婆罗浮图那样宏伟的佛塔的事实。由于这一事实,有多少战俘、奴隶、公社社员从自己的部落、岛屿和故乡集中到中爪哇来。我们把帕塔潘看作奴隶起义者的首领就是基于这一事实的。而现在巴利通所建立的马塔兰王国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其间的发展和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从我们拥有的有限的一些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料,我们看到自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中爪哇至少展开了三次运动和战争。

第一次可以说是帕塔潘为首的奴隶起义,我们在 824 年的卡朗德纳碑铭上可以看到他劫持了山帝王朝的征迹。到了 832 年,我们又在葛都原野,看到通向西瓜哇的甘达苏利村的大岩上的刻文,帕塔潘宣布了统一爪哇。但到 850 年,我们在伯罗碑铭上却看到了他在皮卡坦王统治下,获得了一块多隆艾尔村的自由土地。看来这一奴隶起义是失败了。

第二次看来是由东爪哇发展过来的一次“圣战”运动。这运动的担当者是昆巴约尼教团。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个昆巴约尼名字的出现是在 760 年的迪纳雅碑铭上。迪纳雅在东爪哇玛琅的西北面。也许由这一个湿婆教寺院所影响的当地居民,已经长期信仰了被命名为昆巴约尼的阿加斯查,因而这个昆巴约尼不仅是一个教团的名称,也有可能变成为部族或民族的名称,我们在普兰巴南平原的东面,也许就是在拉图巴卡高原地方,发现一块古爪哇语的碑铭,时间被鉴定是在 856 年。在这碑铭中报道如何击败了当时的山帝王朝的末裔巴拉普特腊王子,并且希望要建立一座像后来拉腊戎格朗那样的巨大的湿婆教寺院。这个胜利者的名字是查蒂宁格腊。这显然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名字。有人认为那时正是散查亚王室的皮卡坦在位的时候,也就把查蒂宁格腊看作是皮卡坦。但是正也是在拉图巴卡高原上,有 856 年至 857 年初之间的三座林加碑。从用古爪哇字来写梵文语言的这些碑铭看来,是为庆祝胜利、竖立林加,举行祭典的。建立林加的是昆巴亚。看来,这个昆巴亚也就是前一爪哇碑铭的查蒂宁格腊。到了 863 年,这个昆巴亚,或昆巴约尼却保有了瓦拉英的自由土地,而被命名为腊凯·瓦拉英和蒲·昆巴约尼了。这就是 863 年比林石碑上所谈到的,它是用梵文和古爪哇语相互间出的石碑。碑上还讲到同其他人关于土地的争执,我们已

在前面谈到。这就可以看出,当时这一运动的领袖昆巴约尼在打败山帝王朝末裔巴拉普特腊后7年,已成为瓦拉英部落或地区的腊凯了。看来他也成为皮卡坦王的一个属下。不论从这一运动的首领的名称上看,或者从他们碑铭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上看,它同东爪哇的建立迪纳雅石碑的家族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东爪哇湿婆教的一个教团或氏族的势力向中爪哇伸张的证迹。

这一教团运动无疑增强了湿婆教的散查亚王朝的政权,促进了王族奴隶主庄园的发展。转过来,它又增加了奴隶主庄园制和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部落之间的矛盾。于是发生了第三次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由巴利通领导的推翻散查亚王朝的斗争。

第三次是巴利通领导的运动,或者可以名之为人民运动。这主要是以各部落联合为基础,有广大的城市贫民、公社社员,包括当时出现的某些职业公社以及某些商业贵族参加在内的人民运动。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巴利通政府的组织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中将会加以说明。也由于这一运动包括了各个阶层,其中还有某些部落领袖和商业贵族之类,并且又是同样受到湿婆教宗教信仰等的限制,它既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也有一定的保守性,斗争却是以一种特殊形式转移了政权而结束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斗争的经过吧。

那块来自葛都的907年石碑,既登录了前一王朝的世系,也登录了巴利通王自己的名字,称号是腊凯·瓦土库腊。人们认为这个世系不是很完备的,因为中爪哇有一块892年的铜牌敕令,上面提到提温达腊(Dewendra,实即Dewa Indra的合成语,即因陀罗天),大君主腊凯·利穆斯(Rakai Limus)。而有关腊凯·利穆斯的另一个证件则发现于东爪哇辛加沙里地区。因之似乎可以推断:腊凯·利穆斯是东爪哇巴利通王国的先驱。

有关巴利通王的石碑和证件按年代次序可以编排如下:

(一)在东爪哇威利斯山的东面的比南皮坎区附近山丘上,有一块879年的石碑。碑铭只在一片十五世纪的混乱的译文上留下一些残迹:巴利通王被称为巴利通·乌吞加提婆(Balitung Uttungadewa),这时候,他还没有腊凯称号。

(二)有一块大约来自东爪哇的902年的铜牌,在那上面,巴利通王被称为腊凯·瓦土库腊·迪阿·巴利通(Rakai Watukura Dyah Balitung)。“腊凯”显然是一个地方长官的称号。瓦土库腊大概是村庄的名字,现在在这个地区还有叫

作瓦土基腊的村庄。大概在这一年,他接受了中爪哇散查亚王朝的分封,成为一个区域或部落之王或首脑了。他有个圣名,叫作伊湿婆罗羯舍沃察瓦吞加(Isivara Kesawotsawattungga),也是在这一年,散查亚王朝分封了一些达官要人。人们在巴腊登加的石碑上就看到刻着这种奖励。

(三) 有一块 903 年的铜牌,讲到禾诺吉里的渡头。禾诺吉里在梭罗河的上游,可能是当时从威利斯山区域经过波诺罗戈、梭罗南部平原而进入于日惹区的普兰巴南平原的必经之道。在那铜牌上,巴利通除本名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作达摩达耶·摩诃·商菩(Dharmadaya Maha Sambhu)。

(四) 在东爪哇勿里达地区一座刻着象鼻神的石碑上也刻着巴利通的圣名。这个圣名和 902 年的铜牌上的圣名差不多相同,叫作伊湿婆罗羯舍婆·沙马罗吞加(Iswara Kesawa Samarottungga)。

(五) 在中爪哇葛都发现的一块 907 年的铜牌上,那圣名又和 903 年铜牌(即上述第三项)的圣名是相同的,也叫达摩达耶·摩诃·商菩。直到 907 年葛都石碑上出现了散查亚王朝世系为止。这个被称为腊凯·瓦土库腊的迪阿·巴利通,似乎因为和散查亚王室通了婚(石碑上讲到这一点),也就即了王位,并且把这个国家称之为马塔兰。

从上面记录的情况来看,这个称为迪阿·巴利通的人不能不说是相当神秘的人物:常常更换自己的圣名。所谓圣名,那是同宗教的祭仪有关的。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他在到了一个部落的时候,举行了群众集会和举行宗教祭仪时就有了一个圣名。在印度尼西亚的部落和村社里是长期地保持着原始民主制的传统的:一个部落或一个村社的大事,往往公决于公会厅的大广场上。这自巨石文化时期以来一直保持到近代,因之形成了国家上层机构的专制主义和部落下层的原始民主主义的矛盾的结合。而在古代,这种集会总是同宗教祭仪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本名为迪阿·巴利通的人,各地散布着相互不同的圣名,看来多半是由于上述这种情况发生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在 898 年的石碑上,他还没有腊凯的称号,但从他“乌吞加·提婆”这个名字看来,他显然已经是一个宗教界领袖,或者已成为部落的首脑人物了。这块石碑是在威利斯山东面的一个丘陵上发现的。威利斯山在谏义里和茉莉芬之间。前面说过在谏义里地区有一部分伍郎吉的僧侣们建筑了一条哈林津河渠,而将凡为河渠所灌溉的农村都划为自由土地,这是 784 年的事。

因之,湿婆教也传布到威利斯山区是不足为奇的。但正如有人指出^①,巴利通这个名字是可以同勿里洞联系起来的。这更使我们想到:早已被人指出的甘达苏利碑铭中的领袖,很可能就是战俘或奴隶的后裔这一事实。巴利通是否也是这样的人物呢?他的父亲或者还参与过帕塔潘在832年的斗争,失败后,逃避到威利斯山落户,因而他也受到了这一次斗争的影响?一个贫穷的农民的儿子,或一个流浪者出身的人往往为某些宗教教团所扶植和吹捧,这样的事例,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中也并不是偶见的。十三世纪建立辛加沙里王朝的肯·昂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巴利通是不是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呢?

但不论怎样,由于他崛起于东爪哇,威胁了当时中爪哇的散查亚王朝,几年后,就被封赐为腊凯,成为瓦土库腊的首长。但他似乎还向中爪哇发展和伸张,终于在907年正式夺取了散查亚王朝的政权。在他的背后,看来是有很多部落、教团以及各阶层人民支持的。他之得以继散查亚而为马塔兰国王,可能还是联合起来的各部落首脑推选的,因为他在位并不长久,到了915年,已由另一个国王统治着了。这个国王就是在905年巴利通的一道命令中被冠之以落佶连·伊·希诺(Rakryan I Hino)的人。这个称号很可能就如中国史书中所说的副王。而他自己呢,似乎已退居为一个部落的首领了。人们在泗水附近惹栋地方得到一块损坏得很厉害的铜牌,在铜牌上,他已没有国王的称号而改称为哈路(Halu)或加路(Galu)了。

马塔兰王国的第二代王就是在905年巴利通的敕令中号称为落佶连·伊·希诺、906年称为马帕提·伊·希诺(Mapatih I Hino)、907年称为马哈门特里·伊·希诺(Maha Mantri I Hino)的达克夏(Daksha)。达克夏是简名。全名为达肖塔马·巴胡巴查腊·普腊提帕夏克萨亚(Dakshattoma Bahubajra Pratipakshaksaya)。他在915年以国王名义颁布过一道敕令。这一敕令是刻在辛加沙里的石碑上的。另一块铜牌也载着他的敕令,是在日惹—梭罗区内发现的。此外还有一块处理有关东爪哇事务的铜牌。可见这位国王的权力是达到中、东爪哇两地的。据称从所发现的证件看,在达克夏统治时代,不论东爪哇和中爪哇都很繁荣。但马塔兰的政治重心似乎还放在东爪哇。这有一块大概来自普兰巴南的石碑可资证明。那石碑不用塞迦纪年,而用散查亚王开国作为纪元。石碑不是国王颁布

^① 克罗姆在《印度化时代》第3章中有此说法。

建立的,而是由三位高级官吏建立的,时期是在达克夏王统治年代。碑上文句不易读懂,大致是写着:神圣的石碑来自自由土地地区,那自由土地地区是为表示对高贵的散查亚前王驻蹕之所的尊敬的。就在这石碑上留着散查亚的纪年。尽管以后达克夏依然沿用塞迦纪年,但这件事却有深刻的意义。它是同巴利通必须把自己的世系接续于散查亚王室之后的意义是一样的。大概马塔兰王朝主要是东爪哇向中爪哇势力发展的结果,而在中爪哇,散查亚王室和那些依附这个王室而兴起的奴隶主们的势力是并没有削弱的。巴利通这样做不仅表示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也是安抚这些奴隶主们的;达克夏时期出现这种散查亚纪年的石碑,不是出于达克夏的命令,而是三位高级官吏建立的,这不仅表示对散查亚王室的怀念,而且是表明为保护自由土地地区制度(即奴隶主庄园制)的一种示威。这实际上是预示了巴利通王朝在中爪哇统治的不稳。

据称,在巴利通和达克夏时期是普兰巴南最后一系列建筑时期。人们考察了这些建筑的技术和风格,肯定是属于第十世纪开始时期的。这些建筑物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王国的政治结构。我们也在这里简述一下。

有两个寺院是属于佛教的,这就是普劳散和沙济万。最大的建筑是属于湿婆教的,这就是拉腊戎格朗。

普劳散寺院由于它的奇特而引人注目,地方很是狭窄。普劳散和沙济万两座寺院各有三个房间,每一房间的靠后都有座坛同供礼拜的佛像。房间外面的壁上有浮雕画像,刻着一个国王和王后,他们穿着两层衣着,还有带着武器的随从。此外还有高级佛教大师,一个大师由一个托着顶伞的人伺候着。有一个戴僧帽的和尚,九个婆罗门徒。这些大师们大概是主持寺院建立的人,其他还雕刻着世俗的高级官吏。应该说,这一切都反映了佛教王国山帝王朝没落的景象。但不能说,社会上信仰佛教的,追念山帝王朝的势力就完全衰落了。

拉腊戎格朗的建筑恰恰相反。它是一座巨大的复合建筑物。中间是三座正殿,四周用围墙围了起来。三座正殿中,正中的是湿婆神殿,左右分别为婆罗摩神和毗湿奴神。三座正殿外又加建了别的大厦,作为寺院的一部分。走廊的壁上刻着《罗摩衍那》的故事画。三座正殿正中的一座,石像下有个石坑,一部分已用作贮藏骨灰;另一部分还空着。这就可以设想,它们还同佛教寺院一样,是马塔兰国王作为陵墓用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围墙外建立了许多小寺院。据称,这样的小寺院有190个之多(一说156个)。人们曾在巴厘由古代保存下来的

寺院建筑格局来推测这一复合建筑的意义。在巴厘每一个大寺院的周围一定要分别建立一些小寺院,以表示各个乡村围着一个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这些小寺院都是独自经营管理的。^①因之,可以说,拉腊戎格朗的正殿及寺院是属于王国的,即王国的中央政府的,而分别建立的寺院属各地区土邦或者是某些农村公社的。人们都认为拉腊戎格朗的建造是湿婆教王国用来对佛教山帝王朝所建立的婆罗浮图相竞赛对比的。但我们却认为这一寺院的建筑正是表明马塔兰王国是由各地区土邦(或部落)及其所属的村社联合起来而建立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副王制就是部落的两头首长制的演变;这个国家的国王并非是世袭的,国王年限不是终身制的。这都说明,作为中央政府的首脑——国王,分明是由各部落推选的。我们说过,《新唐书》有关诃陵的记载,还夹杂着十世纪以后的事。比如说:“山上有朗卑野州,王常登以望海”,这显然是在八世纪散查亚王时代的事。所谓“卑野州”也就是迪延高原,“朗”可能是“Langah”的简译,为巨大之意,正如“婆鲁师”也被称为“朗婆露斯”一样。所谓“登以望海者”不过是国王对迪延高原圣地的朝拜而已。但“其祖吉延东迁于婆露伽斯城,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其官有三十二大夫,而大坐敢兄为最贵”云云,则显然是指马塔兰王国建立以后的事了。其中所谓“旁小国二十八,莫不臣服”者,事实上正说明这个国家或者是由23个部落联合起来建立的。所谓“大坐敢兄”即 Datu Kanjeng,意即“达图阁下”,是指部落的首脑的。就因为这个国家是由各个部落联合建立的。部落首脑——Datu 或称 Ratu 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这也就是“而大坐敢兄为最贵”的实质。所以无论从拉腊戎格朗的建筑构成看,或从中国历史的记载看,马塔兰王国是中、东爪哇各个部落联合组成的。它是爪哇土著部落势力上升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在文化艺术表现上也充分反映了爪哇本土的特色,和传统的印度文化艺术有所不同。人们考察了拉腊戎格朗的建筑艺术,认为它表现出无限丰富与阔大的气魄。虽然它在各部分的统一方面表现出印度艺术的旨趣,而在装饰的构成和风格的细部构成方面有它自己的充分发展的特色,它给印度尼西亚艺术因素以更广阔和更自由的境界。它基本上是应该属于东爪哇艺术范畴的。这一切从某一意义上说,则是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化艺术的复兴,是印度尼西亚各部落的本土文化传统向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化迈进的第一步。这正也是当时马塔

① 这一推测见之于克罗姆《印度化时代》。我们认为正确的。

兰王国在政治上是由各部落联合起来的历史事实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一种反映。

拉腊戎格朗为达克夏时代的建筑物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人们在这寺院的附近找到一块石碑,铭文上提到这一座寺院是一个来自东爪哇的统治者发愿建立的。这块碑铭广泛地讲到那个时代的宗教,以及社会关系中各种情况,显示出东爪哇和中爪哇的不同。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碑铭,很难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两地发展的不同则是显然的。其特点是中爪哇的印度传统已经衰老了,腐朽了,东爪哇则已不再把印度传统看作是神圣的了,它以本土生长的力量而代替了衰老的印度的传统,这正是一种民族复兴的表现。

由于两地情况的不同,这也产生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从一些证件看来,马塔兰的统治者对于某些奴隶主庄园势力是采取抑制政策的。有一块没有年代的铜牌敕令讲道,达克夏王对 878 年由一个国王早已作出的判决的有关事件予以改革。那国王是葬在帕斯提卡的。这一改革是关于温堂马斯圣殿和对哈里占达纳神圣的礼拜仪式的。一个后继的国王,改变了以前国王的决定,而且是涉及宗教事务的,这就说明:1. 国家政权对宗教事务的直接干预;2. 所谓僧侣奴隶主庄园的自由土地决不能独立于政权之外,像个独立小王国似的自由行事了。这就是个很重要的措施。

大概这一改革没有彻底解决,到了 919 年,有关方面对马帕提·伊·希诺提出诉讼,这个马帕提·伊·希诺就是做出上述改革决定的人。但当时的国王却已不是达克夏了,而是土洛栋王。这个国王似乎要进一步控制宗教界,组织了一个官员会议。有一块碑铭讲到这个国王的事。从这块碑铭同其他证件合起来看,有一个官员会议处理着迪延高原这个圣地上的宗教事务,而土洛栋国王还曾经是迪延高原圣地的官员会议中的一员,并且还把一个寺院划归给迪延的官员会议管理。这一切不仅说明马塔兰国王要对中爪哇事务直接采取措施,而且是表明马塔兰政权要直接控制那个作为奴隶主庄园的代表势力。

上述这些举措也充分表明了部落势力对奴隶主庄园势力的冲突和矛盾。

有一块是属于土洛栋国王的铜牌敕令,它是从一串的铜牌中发现的,可能是来自中爪哇。这块敕令是讲到关于一块自由土地地区的。这块自由土地地区,在国王父亲墓地附近。在记载中便涉及国王对这块自由土地的权力问题。为解决这问题,记载中说明:山地由于需要可以由国王来划定界址;而水田则必须卖与那首先有权可以购买这土地的人。其后还讲到各种祭祀仪式、各种牺牲、各种食